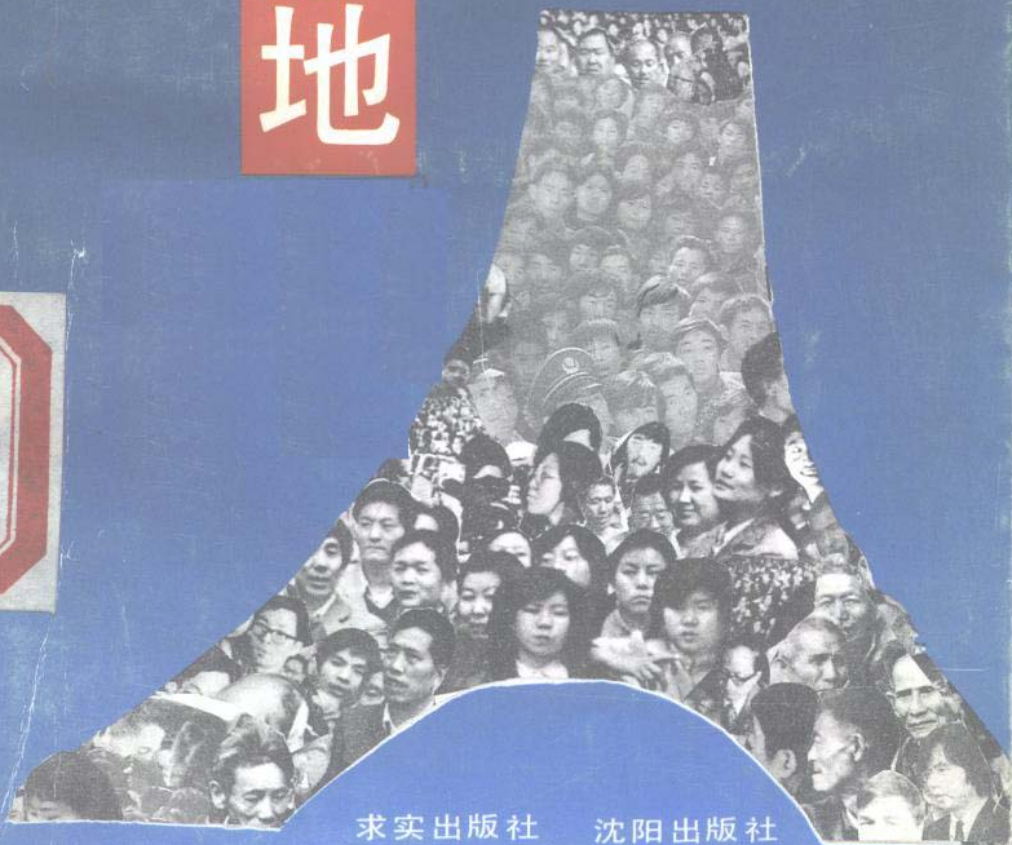


乔晓春 刘爽
张志刚 穆光宗 著

超载的土地

二难境地的

中国人口问题



求实出版社 沈阳出版社

乔晓春 刘 爽 张志刚 穆光宗 著

超载的土地

二难境地的中国人口问题



责任编辑：崔宪涛 李树权

超载的土地

——二难境地的中国人口问题

乔晓春 穆光宗

刘 爽 张志刚

求实出版社 沈阳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经销 北下关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6.875印张 170千字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 7—80033—164—4/D·60

定价：3.00元

DI37/08

出版说明

再过11年，我们将实现一个1000年才来临一次的日子：一个新的纪年，一个新的世纪，一个新的千年的开始。对中国人来说，2000年将是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的世纪性里程碑。

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是希望与困难同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年代。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凡有识之士无不惕然深思：2000年能实现百多年来就梦寐以求的赶英超美的强国梦吗？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是在逐步缩短差距还是在继续落后？我们究竟面临着哪些方面的问题？

本着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反思过去，研究现在，探索明天，把中国发展的重大问题，把走向世纪末的困境和摆脱危机的选择，把深化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直率地推到广大读者面前，以唤起紧迫感和责任感。为了社会主义改革，为了共和国的明天，敲响20世纪末的警钟，探索走向新世纪的途径，乃本丛书宗旨所在。

本丛书由国务院系统和科学院高校的部分中青年学者撰写，在编写工作上得到了刘国光教授、王珏教授、肖灼基教授的指导。

在本丛书编著过程中，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鼓励，一些读者来信来函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我们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引 言

我们从“人口与发展”这个风靡全球的时代命题入手，以年轻的心去体察中国人口与发展的历史脉搏。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并不是严格的学术著作。我们试图以一种散文式的笔触去叙说昨天的故事、剖析今天的困境和感受明天的召唤。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是人口学散文、经济学散文和社会学散文的集结。对于习惯于写学术论文的我们来说，这也许是一个有风险的尝试。但为了更好地与读者沟通，也只好勉为其难了。

中国人口问题早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遗憾的是，生活中有许多人只知道控制人口有多么多么重要以及计划生育现在有多难多难，却很少有人去想想这种“重要性”和“困难”之间有什么关联，更少有人为中国人口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去殚思竭虑。时至今日，如何赋予全民族以“人口意识”已是迫在眉睫的大事。

中国人口增长的奥秘何在？中国人口问题表现在哪些方面，又有什么负效应？中国人口问题的出路何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亲爱的读者都不难在本书找到答案，虽然这些答案可能是很不成熟和失之偏颇的。

如今，我们将思考的结晶奉献给诸位。虽然能够告诉的并不太多，但我们深信，思考和探索本身有时或许比真理在手更为可贵。如果本书能激起您对人口问题的关切，乃至成为您踏上人口研究之路的契机，则我们的著作有了最高的奖赏。

目 录

第一章 难以摆脱的“幽灵”	(1)
一、沉重的主题	(2)
二、蓦然回首：从马尔萨斯到马寅初	(9)
第二章 中国人口增长之谜	(16)
一、人口爆炸：是耶？非耶？	(16)
二、昨天的故事	(21)
三、青史绵绵，谁主沉浮？	(27)
第三章 喘息的黄土地	(37)
一、中国的“虚”与“实”	(38)
二、民以食为天	(40)
三、人口生态“贫血、败血综合症”	(45)
四、数量·质量·容量	(48)
第四章 人口：经济发展的羁绊	(54)
一、没有发展的增长	(55)
二、一亿农民去干什么	(58)
三、国际经济大循环设计者的滑铁卢	(60)
四、人满为患的企业	(62)
五、呼之不出劳动力市场	(64)
六、人口压力与病态的商业繁荣	(67)
七、不平衡的要素供给	(69)
八、“读书无用论”复兴与人力资本匮乏	(73)
第五章 城市化的困惑	(76)

一、成就，抑或败绩——困惑之一	(76)
二、推力不够还是拉力不足——困惑之二	(78)
三、中国是否存在“城市病”——困惑之三	(83)
四、到城市还是到小城镇——困惑之四	(85)
五、计划选择还是市场选择——困惑之五	(89)
六、城市化有没有统一模式——困惑之六	(92)
第六章 潜在的衰退	(96)
一、并非耸人听闻	(97)
二、文明的断裂	(103)
三、请“睁开理智的眼睛”	(107)
四、何去何从的两难抉择	(111)
第七章 失控的洪流	(119)
一、泄漏——在成绩的背后	(119)
二、一波三折	(121)
三、截流——独孩政策出台	(124)
四、民众的心愿	(126)
五、孩子的真实价值	(128)
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131)
七、“开口子”	(132)
八、心中有数抑或无数	(133)
九、出人意料的结果	(136)
十、发展是最好的避孕吗？	(139)
第八章 女性启示录	(141)
一、“还是女儿最悲哀”	(141)
二、“挑战和机遇同在”	(148)
三、两厢情愿与两极分化	(151)
四、不是喜剧的阴差阳错	(155)
第九章 为未来而提的问题	(161)

一、难解的“四·二·一”展开式·····	(162)
二、可怜天下父母心·····	(167)
三、他们在社会的那一端·····	(172)
第十章 没有敲响的警钟·····	(176)
一、灰色浪潮的冲击·····	(176)
二、老化的原动力·····	(180)
三、代际冲突·····	(183)
四、潜在的危机·····	(186)
五、不可避免的现实·····	(190)
六、暗淡的未来·····	(194)
第十一章 最后的黄金岁月·····	(198)
一、走出误区：人口困境的背后·····	(198)
二、利益分享：人口控制的新基点·····	(200)
三、发展的契机·····	(205)
后 记·····	(211)

第一章

难以摆脱的“幽灵”

在文明的历史车轮辗过了漫漫数千年之后，今天的人类却突然对自己陌生和恐惧起来。

人类的繁衍和发展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引人注目。“生殖吧！繁衍吧！充满大地”。古老的西方箴言也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令人困惑。

“认识你自己！”古希腊哲人如是说。然而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真的认清自己了吗？睿智的汤因比是这么说的：“过去，人类由于无法抗拒的自然力量，曾几次濒临灭绝的威胁。但是人类还是第一次知道，自己的行为或错误将会直接决定未来的命运。”^①

在汹涌而来的人口浪潮面前，广大的亚非拉美地区正在苦觅控制良策，因为正如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的布朗和雅各布森两位学者所指出的：“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面临严峻的抉择，要么完成人口转变，要么陷入人口陷阱。”^②而在现代文明的先锋——发达的西欧诸国，列国都在为悄然而至的“人口冬天”忧心如焚。法国总理希拉克不无担忧地说：“从人口学角度来看，欧洲正在逐渐消失。”^③这两类截然不同的人口问题居然同时出现在这个星球上，不能不令人惊愕不已！

人们终于发现，在永不停歇的“人口列车”运行的两边，一边是人口过剩的“马尔萨斯困境”，另一边是人口缩减的“凯恩斯困境”。遗憾的是，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先后步入“马尔萨斯困境”的同时，发达国家却似乎已不可避免地渐入“凯恩斯困境”。

“人口困境”，这个并不新鲜的名词，象幽灵一样在历史的大潮中出没。

一、沉重的主题

自从本世纪40年代“发展经济学”问世以来，“发展”就成了几乎所有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梦寐以求的政策目标。然而在有增无减的人口压力面前，人们不无遗憾地看到：纵然最富雄心和最有魅力的发展战略都显得那样的苍白无力！本世纪中叶后，人口以年平均2.4%的高速度持续递增。“人口爆炸”不再是学者们危言耸听，而成了极其冷峻的事实。本世纪60年代初，联合国专家们提出了一份关于世界发展的研究报告，其中包括的三“P”问题引起普遍关注。所谓三“P”问题，是指贫困（Poor）、污染（Pollution）、和人口（Population）。于是乎，一个意味着更广阔思维空间的新的命题——“人口与发展”开始风靡全球。

从概念上讲，“人口增长”本身是个中性现象。问题在于，人口持续的高增长对于谋求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到底是福或是祸呢？

1957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哈维·莱宾斯坦率先提出“人口障碍”

（Population hurdle）说：人口增长速度越快，投资率也必定越高，假如人口增长快于投资率的提高，那么，这必然陷入马尔萨斯所说的贫困的恶性循环的困境中。如此，经济增长能填饱更多的肚子，却无法使人们摆脱贫困。^④而国际著名人口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安斯理·科尔教授和埃德加·胡佛在出版于1958年的《低收入国家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印度前景的个案

研究》一书中的开拓性研究更使人们确信——人口的快速增长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有严重的负效应。他们曾预测，三十年后，在高出生率假定下的印度其人均收入将比低出生率假定下的人均收入低40%。^⑤

广义而言，“发展”（Development）是指穷国变富，富国更富的过程，是本世纪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通常不发达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更为紧迫且具挑战性，发达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则较为缓和且具爆炸性的威胁。在极不平衡的增长格局中，穷国的发展无疑是更令人关切的问题。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大来佐武郎曾将“发展中国家”分为四类：（1）石油输出国；（2）迅速进行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3）中级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占第三世界最大部分而且极大地依靠初级商品的出口；（4）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⑥显见，对于陷于人口困境的第四类发展中国家，“发展”才是真正沉重的主题。

继新石器时代出现的第一次人口浪潮，以及欧洲产业革命时期孕育的第二次人口浪潮之后，本世纪中叶前后人类又迎来了第三次人口浪潮。历史地看，世界人口翻一番的时间从上千年缩短到几百年、几十年。世界人口在1830年第一次增加到10亿，用了近400万年，而从1975年的40亿增加到1987年的50亿，却仅用了12年。^⑦足见，人口增长呈加速态势，真可谓“人口后浪推前浪，众生远虑成近忧”了。

关键的问题是，不可遏制的第三次人口浪潮实际上是由占世界人口3/4的亚非拉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人口爆炸直接引致的。本世纪50—60年代，当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人口死亡率急转直下，甚至跌至比欧美诸国第一次人口革命时还低的水平时，高生育率水平却依然故我，甚至高于第一次人口革命时欧美各国的生育率水平。“生”与“死”的巨大反差不可避免地将第三世界带入口口爆炸的新时期。结果，1950—1970年的20年里，亚洲发展中国家年

均人口增长率达到2.2%，非洲2.7%，拉丁美洲2.1%，超过世界平均水平（50年代世界人口年均增长率为1.8%，60年代为1.9%）。

于是，在广大的第三世界，就有了“人口”和“发展”这不无痛苦的双重变奏。在“人口爆炸”热浪灼人，震撼全球的同时，也就有了“无发展的增长”（Growth without development）和“低度发展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等等冷静而客观的学说不断面世。人们不难明白，“人口困境”和“发展困境”不过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已。

——以“粮食短缺”为中心的生存危机屡见不鲜。近年来，非洲的沙漠化和农业的不景气，在粮食匮乏上的徘徊和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当地居民瘦弱的身影在报纸及电视上频频出现。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萨乌马这么说：“在最落后的一些非洲国家里，有25—30%的人口（约7200万）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饥饿和缺乏营养的状态。”从全球看，1969—1971年世界上饥饿和严重营养不良的人口多达4亿，其后又增至4.55亿，进入80年代又增至5亿多。1978年，联合国粮农组织调查了128个发展中国家，发现60%的人口每人每天摄取的食物热量低于需要量。

如果我们了解了人口增长超过粮食增产的事实，一时的愕然就会被深沉的叹息和理性的反思所代替。1952—1972年间，有16个发展中国家其粮产落后于人口增长，占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的54个国家的1/4强。1979—1980年有17个国家，1981年更是增至31个发展中国家，粮产普遍滞后于人口增长。

今天，约占全世界人口70%的发展中国家，粮食甚感匮乏。而全世界发展中国家人口的70%又集中在亚洲，亚洲粮食短缺最引人注目。据统计，1960—1975年，亚洲16个国家和地区（不包括中国和日本）的水稻产量增长了约43%，即从11,400万吨增至16,300万吨。但上述国家和地区的总人口却在同期增长了约42%，

即从7.9亿增至11.3亿。因此，按人口平均的水稻产量几乎没有增长，仅从143公斤增至145公斤。

一个潜在的阴影是，伴随着人口的继续膨胀，世界粮食供应虽然在短期内摇摆于剩余和短缺之间，但从长远看趋于短缺（参见下表）。

表 1.1 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布朗
对世界人均粮产变动的解释

时 期	每桶石油的平均 价格(美元)	世界粮食平均 每年增长%	世界人口年平均 增长%	世界人均粮产 增速%
1950—1973	2	3.1	1.9	1.2
1973—1979	12	1.9	1.8	0.1
1979—1983	13	1.0	1.7	-0.7

资料来源：转引自邬沧萍、侯文芳《世界人口纲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第112页。

显见，如果按目前的人口增长率发展下去，那么许多发展中国家要提高营养和饮食水平几乎无希望可言。生存或是毁灭？发展或是停滞？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各国对人口问题作出的反应和取得的成就。

——就业压力惊人，人力资源浪费。“人口爆炸”引致劳动力人口的“爆炸”。据世界劳动组织推算（中位数），1970—2000年，世界劳动力人口将增加10亿多，年平均增加3300万。这样，30年间劳动力增长率约为68%，预计先进地区是29%，发展中地区则高达86%。因此，年轻劳动力人口爆炸性增加形成的就业浪潮成了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发展问题的“焦点”。

据推算，人口每增加1%，就要有3%的经济增长率才能达到充分就业的目标。如有些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率为3%，因此必须要有9%的经济增长率才能达到充分就业。这显然是不可

思议的。劳动力人口的超量供给相对于就业机会的短缺的结果是失业或就业不充分（参见下表1.2）。问题更在于，简单劳动力近乎无限的供给逼迫发展中国家以“全面就业”来替代“充分就业”。这样表面上无论在城市或是乡村，大多数人都工作，但变相失业却极为严重。这在可耕地有限的农村更为突出，如在印度，总有1/4的人表面上从事农业，实际上是失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对土地的压迫，往往导致边际生产率接近零，甚至是负数。以农立国的不发达国家几乎都陷于“人增一地减一粮紧”以及“贫困—高生育率”这双重的恶性循环。低效开发的人力资源加之继续增长的人口使抚养系数不可避免地加大了，“人口包袱”在未来岁月变得更加沉重（见表1.3）。

表1.2 不发达国家的失业人口和半失业人口*

	年 份	总就业人数	完全就业	完全就业	半就业	失业	失业和半失业
人数 (百万人)	1970	670	634	504	130	36	166
	1980	840	792	592	200	48	248
百分比 (%)	1970	100.0	94.7	75.3	19.4	5.3	24.7
	1980	100.0	94.3	70.5	23.8	5.7	29.5

* 不包括中国。

资料来源：转引自《人口问题与人口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40页。

表 1.3 抚养系数：劳动力人口抚养非劳动人口的比例

地 区	1970	1980	1990	2000
世 界	140.2	147.3	152.7	153.4
先进地区	123.1	117.9	118.0	118.0
发展中地区	148.3	160.2	166.0	165.0

资料来源：同表1.2，第117页。

——收入低微，文盲丛生。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吞食”了发展中国家以农业为核心的国民经济的增长，有些国家20—30%的人口消费了60—70%的国家财富，伴随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是贫富的两极分化（参见表1.4）。低收入与营养不良构成恶性循环。低收入还导致低储蓄，资本积累难以达到“经济起飞”的临界值。此外，在收入十分低微的一个社会中，要认真实施某一人口政策，尚缺乏必要的“基础结构。”

表 1.4 1960年和1970年世界收入按五组分类

	收 入 份 额		累 计 份 额	
	1960	1970	1960	1970
最穷的20%	3.0	2.1	3.0	2.1
21—40%	3.9	3.1	6.9	5.2
41—60%	5.2	4.4	12.1	9.6
61—80%	16.9	19.1	29.0	28.7
最富的20%	71.0	71.3	100.0	100.0

资料来源：金·提摩西：《人口政策和经济发展—世界银行职员报告》（1974年），第37页。

贫困产生人口。对于处于维生水平的贫困家庭来说，再增加几口人，生活来源的不足也不会有什么大区别，而新生儿却可能被看作是对未来的几乎无望的投资。但贫困却由于人口爆炸而更加恶化了（不仅仅是物质的贫困，也包括精神的贫困），与低度发展和生活无保障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贫困并不一定是指是否拥有自然资源或人力资源，而是指是否具有运用及开发这些资源的能力。人是国家的最大经济资产，而教育是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源开发的动力。“人力资本”理论强有力地证明了知识，健康，技能等人力资本（经济学意义的人口质量范畴）对于现代经济成长的决定性意义。然而事实是，大部分

受贫困落后所困扰的发展中国家并不能充分利用人力资源。对那些一日三餐难以温饱的发展中国家贫困家庭而言，上学受教育实在够得上是一项生活的奢侈品。于是，“精神贫困”（人口文化素质和心理素质俱劣）使产业结构的多元化和高效化遇到了不可克服的“素质屏障”，同时低文化素质也使旨在降低出生率的人口革命遥遥无期。

——人口过度集聚导致种种“城市病”。“过度城市化”（Overurbanization）是不发达国家的一个主要人口问题。1970年世界20个大城市中有9个在不发达国家，1985年发展中国家有10个城市进入了世界20个大城市的行列，到2000年世界20个大城市中将有16个在不发达国家。目前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增长率是发达国家的3倍，每年为3.5%左右，城市人口20年时间就增加1倍。这就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面临着从未遇到过的新问题以及许多老的话题——城市结构、粮食、住房、就业、卫生、教育等。过度城市化以城市贫民无法遏止的贫困化为巨大代价。据世界银行估计，非洲、亚洲许多城市人口中有1/4的最下层居民连最低标准的住房都没有。

城市化——标志着文明的历史进程，在不发达国家却成了“人口问题”不折不扣的代名词。

这是一个多么奇特的世界：自以为高明的人类居然不知道自己就是最大的敌人！人类似乎第一次发现关于人的知识是这样的贫乏……

君可见，从撒哈拉的苦难到东方大国的困惑，从南北对话到东西合作，从发展的两极分化到重建国际秩序……，此所谓“剪不断，理还乱”也。

第三世界发展困境的人口学在沉思曾经被遗忘的话题：“马尔萨斯”一去不复返了吗？

二、蓦然回首：从马尔萨斯到马寅初

马尔萨斯，这个中国人决不陌生的名字，尔今成了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陷阱”的代名词。

谁曾料想，马尔萨斯主义近年来又成了人口学界的理论“热点”。更有意味的是，在1985年联合国巴黎人口统计学会议上，与会者以99.8%的压倒多数票赞成再版他的名著《人口原理》。

18世纪末的英国风云激荡，好学、敏感的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年)常常与思想激进的父亲丹尼尔·马尔萨斯(Daniel Malthus, 1738—1800)炉边夜话讨论种种社会问题。1795年法国大革命的风暴挟卷着威力无边的新思潮震撼了整个英格兰。热情的社会主义宣传家威廉·葛德文(William Godwin, 1756—1836年)的一卷檄文《政治的正义》被渴望摆脱贫困的工人争相传阅。其后不过4年，葛德文又发表了《一个研究者论教育、道德和文学》一书。谁曾料想，由此却成了千古奇文——《人口论》诞生的契机。

老马尔萨斯，一个满怀理想的英国绅士，自然乐意将葛氏这一本令其深深感动和共鸣的好书推荐给小马尔萨斯。然而惯于独立思考的马尔萨斯阅后却大不以为然，于是，一场辩论在狂热的父亲和理智的儿子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为说服父亲，马尔萨斯博览众书、悉心研究、以其智慧和才情铸成一篇约5万字的雄文并公诸于世。这就是其后震惊整个思想界并引发全人类思考的《人口原理》雏形——《论人口原理对社会未来改革的影响》。

那么，在“荣誉”和“耻辱”中沉浮了近两个世纪的马尔萨斯到底提出了什么“异端邪说”呢？^⑧

——马尔萨斯看到了一个不无严峻的事实：人口虽受生活资